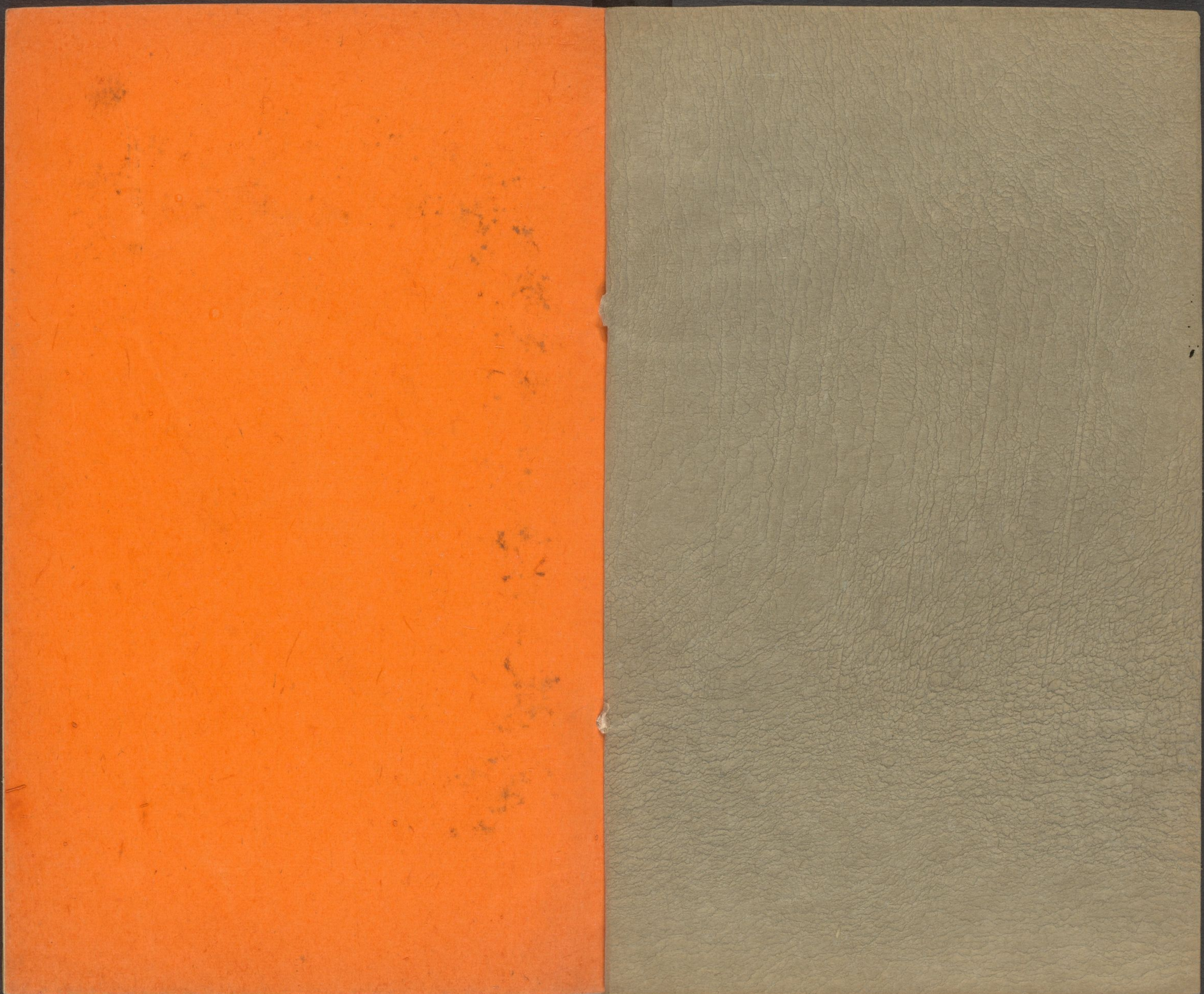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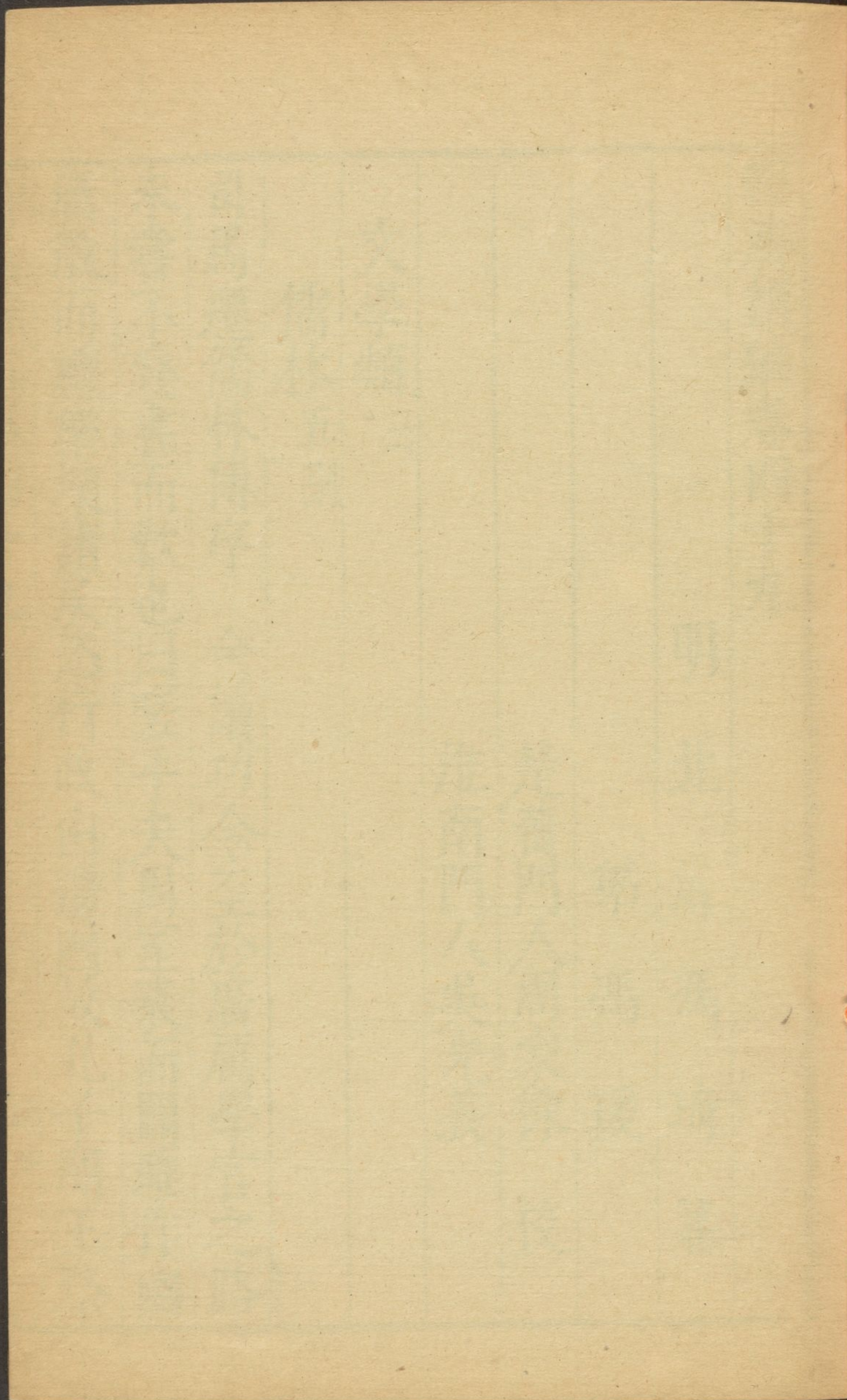
2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Ohl 4681.3212

(23)





經濟類編卷四十九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三

儒林五則

司馬遷儒林傳序 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

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

哈佛大學哈佛圖書館藏印

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道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
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
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
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
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
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
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
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
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
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
半歲竟滅亾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然而發
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

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
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
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
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
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
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
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
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
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
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

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大 誡與博一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
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
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
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
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
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
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
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
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比百石 一人邊郡一人先刑誦多

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以二千石屬文學堂以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

文學掌故云

范曄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千戈之容備之于列眼乃領習

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初建三雍即帝即位
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
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
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
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
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
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
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
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
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
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
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莨豎至于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
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
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

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丁、二、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盖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

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盖小乃制爲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黌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或訛

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
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
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澆澆之學各
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
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
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
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
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
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劫也至如張溫

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
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
戎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
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
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
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
有意乎

晉書儒林傳論 昔周德旣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
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嘆鳳鳥之不至
傷麟出之非時于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

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
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
魯藩魏却秦既抗禮于邦君亦馳聲于海內及嬴氏
慘害棄德任刑煬墳籍于埃塵填儒林于坑穽嚴是
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
救焚拯溺粗脩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
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
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
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然嚮
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

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之于時武帝受
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
農積穀猶復脩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
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
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
區寓又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
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釁起
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
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啟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
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勤學亟降于綸言東序西

膠未聞于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畧簡文玄嘿敦悅
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
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自縱
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此而競
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嘆息者矣鄭
冲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
儒林云

隋書儒林傳論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

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

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
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
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
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強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
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
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
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
後盛脩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徃徃傑
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

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彌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必有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乃委棄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

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氷釋于是超

擢竒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
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
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
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
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
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
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
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
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
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
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
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
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
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于煨塵矣遂使後進之
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
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係興亡攸
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
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經義類編卷四十九
三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
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
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
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
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
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
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
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
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
侍坐曰儒

儒行 三則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
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
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
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
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
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
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
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
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
侍坐曰儒

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
忠信以爲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
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
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
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
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
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
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載仁
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

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之以和爲貴忠
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
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
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
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
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
立獨行有如此者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
尼先飯黍而後啣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

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可入飲食類

荀况儒效篇

大儒之效周公屏成王而屬天下履

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矣焉無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呼先王以欺

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是雅儒者也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張法而度之則睭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

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教學 二十三則

荀况勸學篇 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彊自取，枉柔自取，束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蚘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呂覽勸學篇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

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
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
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
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
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
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
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
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
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

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
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欲道之行
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
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
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
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碯之以
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
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
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
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

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尊師篇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

經齊類編卷四十九

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
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
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寢務種樹織
葩屨結宜網網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
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
御適衣服務輕煥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
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
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
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

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
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
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
忠矣爲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
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
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
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
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篇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
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

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復過自用不可

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戲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已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已反已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已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已者譽同

於已者助同於已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
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
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
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
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
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愠懷於俗
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
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
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
者之患也

賈誼勸學篇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

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
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者
獨何與然則舜僂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夫以
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傳
白騰黑榆鋏陂雜芷若蚩虱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
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餘憚養心而巔一
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
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
川奮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旣遇

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
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
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
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
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
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劉安脩務訓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
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
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

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
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
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
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
非吾所謂為之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
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
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
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
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

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圍人擾之
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
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
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
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
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荒不可教
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
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嗍腴哆嗚遽蔭戚施雖粉白黛黑
弗能爲美者嫫母佻隹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

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
澤之所施 純鈎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剗
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
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
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
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爲微妙堯舜
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 盲者目不能別晝

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援標拂手若
蕤蒙不失一弦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掇
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
待檄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
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
規彙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
又况心意乎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田
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
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以徵
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
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劔或絕側羸
文齧缺卷銚而稱以項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琴或
撥刺枉橈閣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
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通人則不然服劔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驥騮綠耳鼓琴者期

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
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
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
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二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
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
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
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
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常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筭
弄衣何錫曳齊統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籊

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猷醜搖則雖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
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
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
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
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鷺木熙者
舉梧櫛據句枉暖自縱好茂葉龍天矯燕枝拘援豐
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葭蒙踊躍且夫觀者
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
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

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螻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樞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劉向建本篇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于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

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宮室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于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如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于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于釜甌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于情而行矇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

經傳類編卷四十九
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

所以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惰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

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首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于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
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
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
芟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芟葦淠淠言大者之
旁無所不容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于水鳥乘于風草木乘于時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淫也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
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
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
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
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
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
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
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

日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
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又不止其
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徐幹治學篇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
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
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
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
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
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姪恤教以六藝曰

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
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
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
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
缶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
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
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
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
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

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惰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

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

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
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
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
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
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
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
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
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
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
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
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
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
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
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
擇師焉

考僞篇 仲尼之沒于今數十年矣其間聖人不作
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人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
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
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
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無說特論誣謠一

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憊憊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

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訐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

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

以其泉不中涓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騫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子孟多行無禮取憎于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回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
 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
 人以爲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
 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少然而不盜不已聖
 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
 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
 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于殺人

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
 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
 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
 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
 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奸仁爲佻姦禮爲羞奸勇
 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
 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
 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
 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恠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
 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

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繁于實也猶物之繁于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故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

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于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晉虞溥訓諸生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

未見又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
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
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
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
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
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
乎令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
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
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賸究竒使楊班
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
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
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
而不至邪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
中栢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
妙參鍾索世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
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 老子云絕仁
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盖

患乎精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
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
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
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
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
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
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蒞事則爲物軌運通
則有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
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
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

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
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千仞之門而逐
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
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
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
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
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
困蒙之蔽悟已往之惑乎其辭曰茫茫太初悠悠鴻
荒蚩蚩萬累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
腹率我猖狂資生旣廣群塗思通闇實師明匪余求

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立位
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
罔憊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
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
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
辟興乎叔世旣敦旣誘乃矯乃厲敦亦旣備矯亦旣
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
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
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
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曠深妙大象幽玄棄
餌取罝而責功蹄筌失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
亂拔本塞源遁迹未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
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
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
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
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
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
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道學 一十七則

周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旣至南康卽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邵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旣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今雍時居毋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

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
游爲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
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
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
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
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天性高邁迥
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
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
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

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
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
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
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
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
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程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
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凡孤癯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

句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在縣三年民
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呂公著薦爲御史神
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
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口曰御史不知
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
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
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顥嘗曰新
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
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
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

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蓋于
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
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行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世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顯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

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今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

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願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方學不倦願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願稱其才器可大任

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籲有泚嘗與願別一年復來見願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願喜曰是子可謂勤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願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願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願

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高宗時詔贈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願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衰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張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煥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

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初卽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楊時南劔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

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顯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顯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顯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忠客張翥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翥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又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張浚薦胡安國高宗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

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未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
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
夷變夏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
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
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
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
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
萬物無一足撓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
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
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
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
畏吾卽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旣博求之
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
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
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
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
高宗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
愨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崇伊洛之

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願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願二人往從受業又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祕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得其學爲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爲說聖賢之

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幹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孝宗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旣同矣

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
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
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
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
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
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
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
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
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
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

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
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
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
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退所謂恬
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
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
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
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
恐假託爲姦貞僞相亂 王淮罷周必大薦朱熹爲
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
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
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
失之機交戰于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
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
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
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

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
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
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
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
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
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子孟歷聘
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
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
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
門旣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

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疆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疆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剗爲道學之目鄭

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

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
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熹家居自以
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
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
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
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
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胄
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
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
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

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
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
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
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
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
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
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
鬼如魅乞禡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
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
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

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
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
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
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
定焉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
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
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
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
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
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
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
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
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
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
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
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
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

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
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
熹倡僞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熹家貧諸生自遠
至者豆飯藜藿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
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
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
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
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
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

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
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
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
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
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燾張洽
陳淳季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使

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

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旨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竒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爲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

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
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
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
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
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灑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
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沉
元定子也著書傳

張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
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

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
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
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
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
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
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
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
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
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
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

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杖急掩其窓櫺覲慙
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
隨事開曉其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
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杖聞道
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杖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
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
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
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
先生

理宗詔贈陸九齡直祕閣謚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謚
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
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
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
興起改全州教授卒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
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 九淵九齡
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
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
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
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

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鵝湖辨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爲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

楊簡沈煥舒璘燮端粹專靜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中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忘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遂爲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

可以言學璘刻苦磨礪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
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乾道中爲
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

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泌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
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郎陳貴誼軍
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
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
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
士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
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

寧宗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
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
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
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
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
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
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真德秀拜參知政
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理宗不得已授資政殿
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
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

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呂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

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
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
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
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
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
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
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
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
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

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
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
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
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旣而吏部郎
官麋師旦復請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
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
大臣旣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
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
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

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願願死遂無傳焉狂言恠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願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

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沆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真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

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旣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惜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

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旣下韓侂胄大喜卽遷文虎愈於要職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鏗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爲軍器監

理宗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

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
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鄱
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許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
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
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
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
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
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旣而亂少定往來河洛
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

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
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
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衡
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
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
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病革家人祠先
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旣
撤而卒年七十二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
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

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

金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

謚文安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

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爍婺源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經濟類編卷四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五十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四

壘書 附詔十則

漢文帝答鼂錯壘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

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

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

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南粵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

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

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

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

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

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邊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者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

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二十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

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

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

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

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邊王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遺匈奴書二首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

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
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
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
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
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
各一比疎一黃金筋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
二十匹赤綈綠繪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

遺單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

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
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
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
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
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
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
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裨葉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携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䟽䟽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

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羗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詰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

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

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譏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

經漢類編卷五十一
五
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光武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

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宋欽宗罪已詔 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

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
二邊禦敵之畧末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
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
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
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
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宇文虛中筆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
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
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股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

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笮鷲泊行李之繼遣復
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
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
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
院李璧之詞也

理宗罪已詔 數年之間災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
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
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
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
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

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學士吳泳記

書 二十五則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向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

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羈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

經河類編卷五十一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僂平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

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漢王遵知隗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諭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
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
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命車
駕大眾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
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
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
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仗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
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
斷之心宵參之有識邯得書沉吟十餘日乃謝士衆
歸命洛陽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申屠剛說之曰愚
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
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
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
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
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
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千萬乘者
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
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

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
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
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
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餘策舉無過事
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
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
廊廟之計旣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
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
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粹之心其
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

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
囂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
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
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
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
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

王莽敗竇融以軍降更始爲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
卽位而心欲東向時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
內懷異心會囂反畔融與書責讓之伏惟將軍國富
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

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
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
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
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
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
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
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
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
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

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之恩也俄
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
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
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
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
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
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
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
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馮異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

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

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

經海類編卷五十一
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
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
不負約援不得又留願急賜報

遺李軼書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
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
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
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
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䟽不問親遠不踰
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
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

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
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
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
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
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
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
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

馮衍說鮑永說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
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
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

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陳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綠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挈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貽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萃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哺

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窶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弁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

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室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螫賊安其彊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比逼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

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湏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懽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

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鮑永馮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

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甕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郿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李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剖符
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
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行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
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
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
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
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
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
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
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
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閱相去幾何誠使
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
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
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
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
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
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

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爲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無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是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

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

田邑遺鮑永書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

綱目卷五十一
擁帶徒士上黨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
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
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
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
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
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王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
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
不爲嗚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
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
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
水邑遂結怨焉

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請者舒也能更舒宗者予也

孫策責袁術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

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
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
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
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
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
后弘農王略丞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
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

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
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
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
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
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
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
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
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
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
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

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
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
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
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
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
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
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
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
一旦卒然登卽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

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
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
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
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
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
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
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
天下莫得而比爲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
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
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

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
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
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
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
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
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
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
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
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

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
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比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
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列士之高義尋
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
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
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
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
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
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
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

弦處我泚上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
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
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
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此非天威棊謀福豐有禮
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蚩賊
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
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
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
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
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

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滅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

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

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
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
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

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
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
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受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

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
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
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
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
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
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
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無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齟然之成議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
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

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
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
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齟然自絕以是忿忿
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
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
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
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

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
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
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
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
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
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
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
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

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脇重敵人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二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勞而定而孤
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
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
而已

審配獻袁譚書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弊蓋春秋之
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
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
獄季友歔歔而行叔牙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

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爲不道入戚以
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
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
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
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
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
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室
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
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
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

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前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
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
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
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
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
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
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匿之人造
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今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
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
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

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
有髡髮削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
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
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
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
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
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
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
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
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

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覘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因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于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

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蚤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軫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法正與劉璋牋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夙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至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于外言

足增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
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
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
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
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
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
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
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
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
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

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
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
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
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
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
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
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
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
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
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

腹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
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
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
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
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
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
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
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
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
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溥意思以爲可

圖變化以保尊門

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

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
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
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
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
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
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
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
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

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
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
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
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
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絃十
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
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
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欵附自茲遂隆
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

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
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遜巴岷遂依丘陵
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
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
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栢栢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
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
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架入其阻弁敵一向
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
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

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
韓弁魏徒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
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
武侯却指山河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
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駕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疆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
國家整治器械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
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
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徃使所究
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祇承徃告追慕
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
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
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楊交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
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
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
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
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
良圖惟所去就

晉萃譚聞陳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
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
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
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
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

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
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謂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
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朝暮義隕首燕庭况吳
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使辱
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節不亦羞乎昔
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
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
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
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
母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

朱陸全之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
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
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
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
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卽紫館
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荆
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
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
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
音符道濶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

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未長宿德情
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蚤交恩紀特隆令
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
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
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
躰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畜良策以存嘉
謀也

石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
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交豫飲馬江淮
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

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徃誨翻然改舍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率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

雖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
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
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
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
唱禍於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
崔汜晉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
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
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
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
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蠶

尚能弼佐勾踐取威黃池况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
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
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
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
雖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
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
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肝食不知今之
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
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
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

蕩王郎表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於寇讎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交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錫寇必滅國耻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杜弢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媿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筭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

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觀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間于聖主之聽戮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耀於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蹶思善之

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筭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證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于紀綱爲一匡于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閭闔掃長蛇于荒裔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唯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岳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銀馬可金玉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思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湖列吾左右若往言有二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

發書并上言曰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無羨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良善發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發遂東下巴漠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發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詣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隆一匡之美譽况發等素無斯愆而

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于
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戮降宣詔書大赦

簡文帝輔政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高嵩代
帝諭溫書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
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
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
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
衆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

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
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
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
危係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
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
哉溫得書還鎮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自爲盟主復書
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
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
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

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
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鷓蚌之勢以收
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頗不及此欣戴
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
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
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劉弘與劉喬箋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
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
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

人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
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
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媼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
君庶姓周之宗盟踈不間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庶
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
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
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
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于太極此功
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于常披露丹誠不敢
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

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縱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
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
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
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
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
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
范陽伐之吾州將不從由伐之不允但矯往過正更
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
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
厚而薄責于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

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
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
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
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
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
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耻同儕自爲蠹害貪
獻所懷惟足下嗇之

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

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
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

也如何一日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
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
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
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
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割
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
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
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
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
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

謀乘輶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
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夫以慕容
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
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
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僞嬖昏狡自相夷戮
部落攜離囚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
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鸞亂飛見故國之旗
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
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

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
西獻楛矢東來夜浪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
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
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
頓首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

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
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
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祖來如

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
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
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
皆倉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
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
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
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
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

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
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
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
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
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
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
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
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
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
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

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
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
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
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
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
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
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
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
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

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

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伐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

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
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
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
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
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
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
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
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
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

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
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
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
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
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
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
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
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
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
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

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
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
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
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
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
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
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
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
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
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

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
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
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
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
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
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
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
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
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
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

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
焉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終

